

超现实主义
悬念小说

异客谜城

CHASING
THE KILLER
IN THE
MULTIVERSE

寻找杀死自己的凶手

深埋地下的邮轮、陌生的新大陆、不可思议的天赋儿童……两个世界不相交的生活却被神秘莫测的计划精心地操纵在一起，究竟孕育着什么阴谋？

海晨星★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异客谜城

海晨星★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客谜城 / 海晨星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04-1216-5

I. ①异…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347 号

异客谜城

作 者: 海晨星

责任编辑: 黄 倩 冀 晖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 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 印张: 17.2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216-5

定 价: 25.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Contents

目录

Page001	►楔子	
Page003	►第1章	似曾相识
Page016	►第2章	优盘与残片
Page026	►第3章	月晓雨
Page033	►第4章	高速惊魂
Page045	►第5章	试验大厅
Page055	►第6章	起程
Page062	►第7章	真相
Page075	►第8章	CTS
Page087	►第9章	簋街奇遇
Page096	►第10章	思垦艾岚
Page111	►第11章	渗透者
Page130	►第12章	基地
Page145	►第13章	罪恶与阴谋
Page164	►第14章	意外遭遇
Page176	►第15章	逃亡
Page193	►第16章	重力试验场
Page209	►第17章	营救
Page239	►第18章	自新大陆
Page268	►第19章	尾声

这是个深埋地下, 重达一万八千吨的庞然大物, 其巨大的钢铁身躯头部上扬, 尾部深深嵌入岩体, 就像一只镇守地府的巨兽, 俯视着靠近它的渺小生灵。是谁, 为了何种目的将其埋入地下? 这个世界没人能给出答案。

楔 子

北纬号远洋救助船在风浪中左摇右晃, 大副放下手中的听筒, 瞥了眼屏幕上刚刚传来的图片, 顿时双眉紧蹙。

远处, 大大小小十几艘舰船时隐时现, 仿佛片片树叶被海浪抛来抛去。直升机轰鸣着划过夜空, 探照灯的强光在咆哮的海面上艰难前移。

“船长, 您看看这个。”

“什么?”

“深潜器失踪前拍摄的最后一组画面截图。”

风愈来愈大, 掀起的海浪不时越过船舷, 扑打在甲板上。船长蹒跚地来到大副身旁, 站稳脚步, 低头望向闪烁的屏幕, 原本严肃的表情变得极度震惊。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的确是总部转发来的截图。”大副坚持道。

“海平面以下 4000 米?”

“对。”大副使劲点点头。

屏幕上, 漆黑的大海深处悬浮着细碎的亮点, 如同星光点点的夜空, 宁静而深邃。但真正令船长震惊的却在截图右上角, 那块唯一被深潜器灯光照亮的区域, 一只鹰的轮廓清晰可辨——那是一只振翅欲飞的鹰。

谜异 城客

“就算鹰会潜水，你认为它能承受四百个大气压吗？”

“这……”大副支支吾吾起来，再次看了看屏幕，进而转换了话题，“我们接到通知，三小时后风力会加大到十级，您看，是不是先安排搜救队伍返航？”

船长没有回答，陷入了沉思。

深潜器失踪时正以 1.5 节的速度行驶在 4000 米深处，即使出现了故障，自救系统也会令它浮出水面，或者发出信号。难道它被海流冲走了吗？或者沉入了更深的大海？还有，那么深的地方会有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不会有鹰。

船长的目光透过舷窗，投向被大风搅动得凹凸不平的海面，沉默了片刻，喉咙发出低沉的声音：“再等等。”

第1章 似曾相识

厚重的云层覆盖在城市上空，遮挡住夕阳最后一抹余晖，夜幕比以往更早地笼罩了大地。

一辆银色高尔夫轿车转入平安大街，汇入了滚滚车流。车内，吴飞表情僵硬地握着方向盘，身体不停地颤抖。这种体质与生俱来，每当他激动、愤怒或兴奋的时候，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快速抖动。

前方路口亮起了红灯，他将车慢慢停下，瞥了眼后视镜，身后很快排起了长队。他随手打开了收音机。

主持人欢快的声音飘荡在车厢内，逐渐舒缓了吴飞心中的愤怒。他放下车窗，凉爽的空气涌进车里，带来了秋天的气息。落叶的气味曾让他十分着迷，他喜欢秋天，喜欢那种铺天盖地秋的味道。只是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他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聚焦在日渐烦琐的事务中，渐渐忽略了季节的魅力。

从现在起，我有足够时间去欣赏秋天的景致了。回忆起五年前的秋天，他满怀憧憬地踏入了外贸公司，那曾是一段新生活的起点。时光飞逝，五年的工作喜乐参半，而二十分钟前的一场激烈争吵结束了他的工作。转折点似乎都在秋天。

生活中充满了巧合。吴飞心想。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当行驶到官

谜异城客

园桥时，交通台开始插播新闻：“接下来我们为您搜索国内国际方面的最新资讯。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今天发布了一周内将要定期发作的计算机病毒。其中病毒程序‘门徒之泪’将于本月 27 号发作……”

又是病毒，吴飞摇摇头，觉得病毒名称听起来有些熟悉。他将车停在桥下等待左转。突然，他感到一阵头痛，没有任何征兆，紧接着，一种朦胧的意识笼罩住他，周围的一切仿佛在瞬间定格，如同在某个特定时刻发生过。

他把头转向左边，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一辆轿车的后座，怀抱硕大的毛绒玩具，正睁大眼睛透过车窗盯着他；而他的右侧，一辆升高底盘的切诺基里传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司机左手搭在方向盘上，手指正跟随音乐节奏快速敲打着。

过滤掉尖锐的刹车声、引擎的轰鸣声、街上的喧闹声，吴飞分辨出切诺基里播放的是贝多芬的《暴风雨》。这是他第一次在嘈杂的大街上听到古典音乐，来自一辆车窗敞开的切诺基，但是，这真的是第一次吗？他开始怀疑自己。

熙来攘往的行人、忙碌的交通协管员、立交桥上明亮的摄像头、“门徒之泪”、怀抱玩具的小女孩、改装切诺基、与嘈杂环境格格不入的古典音乐……为什么这一切会如此熟悉？似乎一只无形的手触动了时间遥控器，将过去某个时刻的画面与声波凝固在空气中，此时此刻进行回放。又一阵头痛袭来，这种似曾相识又无法确定是否经历过的感觉愈发强烈。

“滴——”后车响起了急促的鸣笛声。吴飞抬起头，看到左转灯早已亮起，急忙加速驶出平安大街，转入了二环辅路。

两分钟后他行驶到了月坛桥上。偏头痛再次发作，剧烈的疼痛从左侧脖颈一直延伸到前额，似乎一群昆虫在脑壳内疯狂乱蹦，每跳一下都让他痛苦难忍。他用右手拇指挤压太阳穴，这时他的手机响了，婉转的音乐声从口袋内传出。

“吴飞，在哪儿呢？”一阵刺耳的嘈杂声过后，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清亮的声音，这是吴飞的朋友——方志明。无论何时通话，方志明的第一句总是习惯性地询问对方所在地。

“二环上，马上到家了。”吴飞的声音有些疲惫。

“怎么了？有气无力的。”

吴飞放下手机，开启了电话扩音器，说：“我辞职了。”

“你不是刚接个大单吗，怎么就辞职了？”方志明的语气充满震惊，“你们头儿又撬你客户了吧？”

吴飞不置可否，进而问道，“找我什么事儿？”

方志明停顿了片刻，说：“文嘉单位新来了一女孩儿，人不错，哪天约个时间给你介绍介绍？”

“你倒什么都想着我。”吴飞笑了笑，“现在开始我哪天都有空，你们定吧。对了，你晚上要是没事儿，叫上文嘉，一起吃个饭吧。”

“去哪儿吃？”方志明问道。

“我头疼又犯了，还是你们来我家吧。”吴飞说，“我给你们做饭。”

“你总是遭遇挫折时才请我吃饭。”方志明笑着说，“文嘉有课去不了，一会儿我自己过去，开导开导你。”方志明说话的同时，手机信号似乎再次受到干扰，杂音不断，但吴飞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对着电话大声说道：“好，我在家等你。”

几个月来，吴飞为新订单废寝忘食，严重不足的睡眠使他体力透支，精神恍惚，体重也减轻了不少。但最终合同的签订还是令他欣喜若狂，那意味着贷款能够提前还清，生活品质将得到提高。可如今，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成为徒劳，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愤怒、沮丧便侵袭了他，头疼也更加难以忍受。这种间断性的偏头疼多年来一直折磨着他，疼痛难忍时还伴有恶心与呕吐。医生说这种症状一般是由睡眠不足或精神紧张引起的，吴飞的现状则包揽了这两项。

至少可以睡个好觉了。他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驶入小区的地下车库。突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将他从悲愤之中拉了出来，吴飞急忙踩下制动踏板。高尔夫在一个转弯处停了下来，车头距离一辆刚刚急刹停住的出租车只有几公分。

两辆车险些相撞。很明显，出租车速度过快并且逆行。吴飞望向出租车，司机正一脸震惊地盯着他。见后方没有车，吴飞主动倒了一段，轻打方

谜异 城客

向从出租车旁边开了过去。出租车司机似乎慌了神，始终停在原地，直至消失在吴飞的视线之外。

吴飞轻叹了口气，找到车位将车停好，随后打开后备厢，取出两个纸袋走向电梯间。

“等一下！”他刚迈出电梯便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连忙转身按住电梯。邻居王阿姨小跑过来，惊讶地看着他，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说：“吴飞啊，这么快就从单位回来啦？”说着步履轻盈地钻进电梯。

吴飞无奈地笑了笑，说：“是啊，今天下班早。”的确，几个月来他每天都深夜到家，已经很久没看到王阿姨了。他刚想再说句客套话，电梯门倏地关上了。面对青灰色的电梯门，吴飞吁了口气，转身沿着走廊走向房门。借助昏暗的灯光，他掏出钥匙打开防盗门，开启门厅灯，换上拖鞋向卧室走去。

天色完全暗下来了，影影绰绰的光亮由前方传来。吴飞加快步伐，当卧室灯点亮的瞬间，他惊讶得瞪大了眼睛。眼前的场景骤然定格，凝聚在他的视网膜上：桌上的茶杯掉落在地，碎成几片；隔夜的茶水像被泼了出去，流向门口；光亮来自开启的电脑，热带鱼的屏保程序正在运行；枕头似乎被人动过，歪斜在床边。

吴飞呆立在原地。这一切那么熟悉，甚至杯子碎片散落的形状都历历在目，仿佛很久以前就经历过，却又像刚刚发生在几分钟前。

不，这不可能！他记得早晨关闭了电脑。这些天浑浑噩噩的状态令他经常早上醒来才关闭电脑。不过，这次真的关了吗？为什么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杯子破碎的形状还印象深刻？是不是我匆忙出门前碰碎了杯子，糟糕的精神状态吞噬了部分记忆呢？吴飞走进卧室，身体瘫软地靠在墙上，大脑仿佛处于爆炸前的临界状态，疼痛、扭曲、膨胀。他无力分辨现实与幻象之间的区别，闭上了眼睛，期望再次睁开之后，一切能恢复正常。

正当他感到天旋地转的时候，刺耳的电话铃声由客厅传来。吴飞睁开双眼，依然满地碎片。他走到客厅拿起听筒，耳边响起略带沙哑的中年男人的声音：“吴飞，你手机信号不太好。头疼真的没事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这是方浩然方教授的电话。吴飞不想让他担心，赶紧说道：“没事儿，

老毛病了,吃点儿药睡一觉就好。”

“那你好好休息吧。有什么事的话,等你好点儿了再来找我,一定要注意休息……”

一番叮嘱过后,方浩然挂断了电话。他是方志明的父亲,虽已年过半百,依然是个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的人。作为科学家,方浩然在多个领域颇具建树。吴飞与方志明自中学起就是朋友,时间一长,他对方浩然的了解逐渐增多,始终对他心怀钦敬。方浩然对吴飞也一直既像长辈又像朋友,特别是吴飞的父母过世后,方浩然对他更是格外关照。

放下电话,吴飞回到卧室。他想起上午确实给方教授打过电话,当时一个俄罗斯客户发来邮件,其中有个产品名称是俄文。方教授俄语不错,吴飞想请他帮忙看看,就打到办公室去找他,同事说方教授正在上课,让他过一会儿再打。后来吴飞在网上查到了正解,就没再打电话。

但方教授怎么知道我的偏头疼又犯了呢?吴飞在心里琢磨,一定是方志明刚和他通过电话,通知他今晚不回家吃饭,要来这里,顺便说了我头疼的事情。

吴飞头疼得厉害,不想再深究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他走到床边将枕头重新摆好,仰面躺了下来。他深深吸气,用力吐出,希望把一天的遭遇,愤怒、疼痛与眩晕的感觉一吐而净。

茶杯?电脑?枕头?不,不会这么简单!

想到打碎的茶杯、开启的电脑、移位的枕头,吴飞“腾”的一下坐起来,现在他最该做的是看家里少没少东西,很可能窃贼刚刚光顾过。

碎片还不能清理,现场需要保护。可是他记得进门的时候,防盗门明显是用钥匙锁好的。这种门如果直接带上,用钥匙拧半圈门就会打开,吴飞刚才却拧了好几圈。难道窃贼逃走前会帮你把门锁好?他又怎么得到的钥匙?或者真的有万能钥匙?难道……小偷还躲在房间里?

吴飞不再迟疑,警觉地环顾四周,忽然想到床下有一把从未使用过的球棒锁。这种锁是用来锁汽车方向盘的,形似棒球棒,却有着坚硬的金属外壳。他从床下摸出球棒锁,轻手轻脚地踱出卧室。由于高度紧张,他的身体

谜异 城客

又开始颤抖。

谨慎地穿过客厅，慢慢挪动到书房门口，吴飞警惕地向里望了望，随即打开了灯。书房内除了靠墙放置的书柜和一套简单的桌椅外别无他物，仅仅这些是不足以藏身的。排除了卧室、书房和客厅，在这套拥有敞开式厨房的两居室里，只有卫生间和阳台还可能成为盗贼的藏匿之地。吴飞轻咬着嘴唇，上身肌肉紧绷，移动到卫生间门口，将门轻轻推开。借助客厅的灯光向内望去，卫生间里不见任何人影。他很快查遍了所有剩余角落，阳台也未见异常。他甚至走到窗前，瞥了眼空调室外机，随即断然否定了自己荒谬的想法。这可是二十七层啊，爬到窗外去躲避还不如投案自首。

排除了窃贼还躲在房间内的可能，吴飞放下球棒锁，抹掉额头的汗珠，开始查看家里的物品。除了基本的家具电器外，他没有任何金银首饰、字画古玩等贵重物品，唯一的一张工资卡一直被她随身携带。家里也没有放置任何现金。其实真正需要查看的，只有抽屉里的数码相机和一台 iPod 音乐播放器，但它们都在。

既然没有财物丢失，也不见窃贼影踪，难道真的是我遗忘了什么吗？回到卧室，吴飞坐到桌前盯着电脑屏幕发起呆来。他随手晃了下鼠标，屏幕保护程序终止，电脑桌面依然是熟悉的风景图片。突然，他注意到屏幕下方的任务栏上有一个“最小化”的程序窗口，是一个图片查看软件。吴飞迅速点开软件，一张照片铺满屏幕。照片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吴飞自己。他坐在学校的草地上，旁边是水花四溅的喷泉，背景是岿然耸立的主楼。他记得这张照片是大学毕业前拍的，用的是普通的胶卷相机，冲洗出照片后再用扫描仪扫进的电脑。由于是多年前的扫描照片，图像的清晰度不高，边缘也有些模糊。

面对学生时代的照片，他再次产生了熟悉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并没有将他的记忆带回校园。他所熟悉的是：他坐在那里盯着毕业前的自己，右侧是略显凌乱的床铺，脚下是打碎的茶杯。也许昨晚真的看过照片，头痛让我遗忘了某些片段？否则又怎么解释电脑是打开的，屏幕下方还有一张我的照片呢？难道真的有人潜入了房间，仅仅为了电脑里的信息吗？

这种可能趋近于零，吴飞的电脑里没有任何值得窃取的文件，客户信

息全部保存在公司电脑中。即使真有人误以为他的电脑里有什么商业机密,也没有理由查看他的照片。他忽然想起曾经读过的一个故事,其中有个情节是,一名神通广大的窃贼每次偷盗之前都要面对被盗者的照片忏悔一番,以平息心中的罪恶感。

想到这里,吴飞不禁笑了笑,现实中不会有这样的窃贼,也许真的是记忆出现了问题。他的头越来越痛,开始感到阵阵恶心,不愿再和这些琐碎的问题纠缠下去。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瓶药,倒出一片吞了下去,随后关闭电脑,清扫了碎片,躺倒在床上。他告诉自己,那不过是一场幻象。

“让我出去!你们让我出去!”少年的脸上挂着泪水,蜷缩在漆黑的角落,眼神中充满恐惧,无助地望着面前的一丝光亮。

又是这个梦。吴飞惊醒过来,急促的门铃声响彻房间,吸顶灯苍白的光线令他眩晕。

他眯起眼睛,扭过头看看时间,只睡了半个多小时。由于速效药的作用,头疼已有所缓解,但布满血丝的双眼与左右摇晃的身体仍显示出他的疲惫。他步出客厅,打开房门。

方志明满脸阳光地出现在他面前。两个人仿佛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春意盎然,一个死气沉沉。

“双眼通红,脸色蜡黄。”方志明站在门口打量着吴飞,“看来你病得不轻啊。”

“也许吧。”吴飞无奈地点点头,表情阴郁,“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转身向卫生间走去。

“不就是辞职了吗?最多再加个偏头疼。”方志明边说边打开鞋架找拖鞋,“这两件事居然能把你打击成这副模样!”

“如果有第三件呢。”吴飞说完便拧开水龙头,捧了一把凉水泼在僵硬的脸上。

方志明微微蹙眉,穿上拖鞋走向吴飞:“还有第三件?”

“我怀疑精神出了问题,看什么都觉得不真实。”吴飞又泼了把凉水在脸上,希望能借此清醒,“刚才回来的路上恍恍惚惚的,在地库里差点儿撞

谜异 城客

车，进了家门，又感觉家里进了小偷。”

“小偷？丢东西了？”方志明变得严肃起来，目光关切地盯着吴飞，“你报警了吗？”

“东西倒是没丢，所以没报警。”吴飞关上水龙头，擦干脸走出卫生间，“其实我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进了贼，我就是觉得奇怪，家里的东西和早上出门前不太一样。我一回来，发现茶杯被打碎了，电脑是开着的。我似乎有印象，记得出门前碰碎了茶杯，赶着上班没时间清理，但好像又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依我看，所有问题都是头疼引起的。”方志明的严肃神情渐渐淡去，“偏头疼一旦严重起来，会导致眩晕甚至短暂遗忘，你应该去医院看看。反正你也辞职了，明天就可以去，如果去我们医院，我还能帮你推荐个好大夫。”

“再说吧。”吴飞忽然看到门口的两个食品袋，转过头问方志明，“这是什么？”

“知道你头疼，买了只烤鸭，你就别做饭了。”

“我正愁这事儿呢。”吴飞笑了笑。

两个人摆放好餐盒，坐到餐桌前。房间里顿时弥漫起烤鸭特有的香气。

“别再想那份狗屁工作了，赶快吃。”方志明做出痞里痞气的姿态，但仍给人一副与生俱来的斯文印象，“你外语好，又有外贸经验，下份工作肯定不错。”

吴飞再次笑了笑，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法制频道正在播放新闻，他们边吃边看了起来。餐桌上很快便剩下空空的餐盒。吴飞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把用完的纸巾揉成一团，投进空盒。这时，电视里传来主持人严肃的声音：“现在播报一则寻人启事。王静兰，女，27岁，身高1.65米，体形较瘦，10月6日下午于东安门医院走失……”

听到“东安门”医院三个字，吴飞和方志明同时把目光转向电视。看着屏幕上一张清秀的脸庞，方志明疑惑地自言自语：“怎么会在我们医院走失呢？”

“也许跟男朋友私奔去了。”吴飞盯着屏幕，不紧不慢地说，“也没准和我一样——短暂遗忘，暂时忘了回家的路。”

“你再发展下去就真回不了家了。”方志明说着，拿起纸巾擦了擦嘴，“我劝你还是尽早去看医生。”

“你不是心理医生吗？”

“不是一回事儿，你的头疼根本不是心理问题。”

吴飞沉默了片刻，问方志明：“为什么我以前没出现过短暂遗忘？”

“因为你头疼得更严重了。”方志明回答。

吴飞再次沉默，稍后表情严肃地问道：“你有没有过，忽然觉得周围一切很熟悉，好像经历过，但事实上却没有？”

“现在你趴在残羹剩饭的桌上，瞪眼问我这种问题，我就感觉经历过。”方志明说完笑了起来，但很快，他收住笑容，“你说的这种现象，是即视现象。”

“什么意思？”吴飞追问道。

“这种现象是即视现象，这种感觉叫即视感，也就是，你从未经历过的场景或事情，好像在某个场合、某个时间经历过了的这种感觉。不只你有这种感觉，我也有过，很多人都有过，很常见。”

“我知道很常见，我上学时有过这种感觉，工作后几乎没了，可现在又有了，而且一天好几次，还特别强烈，是不是不正常？”吴飞认真地盯着方志明。

“没什么不正常的，你不用往心里去。”方志明眼镜背后闪动着一双睿智的眼睛，“这种现象青春期容易出现，情绪紊乱时也容易出现。你上班以后千篇一律地工作，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肯定会削弱这种感觉，现在你一天出现几次，主要还是因为太疲劳，又刚辞职，情绪也不稳定。我看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即视感有时候出现也伴有短暂遗忘，要我说，你就是精神状态不好。”

吴飞自嘲地笑了笑，“看来真是精神问题。我今天出现了三次，分不清是短暂遗忘还是什么即视感。”他稍加犹豫，又问，“这种现象只会由疲劳引起吗？会不会是我曾经梦到过的某些场景？”

谜异城客

“有可能啊，也许你梦到过，现实中又经历了。解释有很多，比如潜意识矛盾冲突的体现，知觉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总之各有各的道理，但是至今没有一种解释令人完全信服。”

“你最相信哪种解释？”吴飞又向前凑了凑，看着方志明。

方志明推了推眼镜，缓缓说道：“从童年开始，我们全部经历都会在大脑中留下记忆痕迹，包括我们没有特别留意，以为彻底忘记的经历。这些经历进入大脑后形成了无意识的记忆，当我们重复经历类似情景，无意识的记忆就会跳出来，投射到意识中，冲撞知觉，我们就会感觉似曾相识。”

“这说法……”吴飞摇摇头，“我从没听到哪辆车里传出过古典音乐，但今天听到旁边车里大声播放贝多芬的钢琴曲，我感觉特别熟悉，就像刚刚经历过。我保证没有这个场景的记忆痕迹，从童年起就没有，还有其他解释吗？”

“我还比较相信这种，大意是，你在进行记忆存储的时候犯了错误，把当前场景储存到了历史的记忆中，当你看着眼前的场景时，又不得不把它从历史记忆中挖出来，所以感觉似曾相识。”

“这个倒差不多，至少没说我经历过。”

“解释还有很多，什么记忆神经时间之旅、时空错乱，甚至有人认为是灵魂转移。”方志明向后一仰，慢慢说道，“相对整个世界，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还少得可怜。我学了很多年心理学，见过各种各样的心理病人，可有时候我还在问自己，我对人的心理究竟了解多少？作为心理医生，首先我有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吗？”吴飞问道。

“答案是，文嘉一哭，我就蒙了、慌了、全世界都塌陷了！”

两人大笑起来，但吴飞很快便收住笑容，以异样的目光斜视着书架。
那是什么？

被子拉到脖颈处，吴飞闭上了双眼。

方志明走了以后，吴飞冲了个热水澡，头痛已经彻底停止了，虽然身体仍然疲倦，大脑却格外清醒。想到从明天起就不再上班，他还是感到阵阵失

落，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却又难以入眠。

一个阶段的生活结束了，每天面对的不同面孔都将在记忆中慢慢褪色、模糊，直至彻底消融在时间的流逝中。吴飞微微叹了口气。此刻没有任何可以分散注意力的光线和噪音，在静谧的深夜，只有他的思维在高速运动。

他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每个阶段都会遇见不同的面孔，结交不同种类、层面、深度的朋友，但大部分只是匆匆过客，从某一点介入他的生活，又从另一点倏然离开。当然，有些会在更远的点再次相遇，但是种类、深度、层面已经偏离，有的更近，有的更远，所有都在不确定中若隐若现、或沉或浮。其中，只有方志明是个例外。方志明与吴飞的友情建立在中学时代，两人原是同班同学，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稳固的关系。然而，每当想起他们成为朋友之前的往事，吴飞都会愧疚不已。

曾经，每个班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就像食物链最底层的可怜虫，自卑、软弱、内向、孤立、任人欺辱，是所有“强者”发泄的工具。在吴飞的班级，这个人曾是方志明。同样，还会有那么一个人，站在食物链的制高点，强横、邪恶、拉帮结派、撕咬弱者，虎视眈眈地盯着人群，寻觅餐盘里的食物。充当这个角色的叫刘二铁，绰号“大黑”。

对方志明而言，中学的初始阶段是他的黑暗年代，那时的他饱受欺辱却忍气吞声，与现在乐观开朗的方志明判若两人。不谙世事的吴飞常和专横跋扈的大黑混在一起，嘲弄欺辱方志明。看着少年志明脸上痛苦的表情，眼镜背后忧伤的目光，他们会油然而生一种病态的满足感。直到大黑策划的一场恶作剧被班主任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方志明才算从少年时代的噩梦中真正醒来。

吴飞至今仍清楚记得那次班主任对他意味深长的谈话。那天下课后，班主任将他叫到办公室，这个年仅二十多岁的女孩最初神色黯然，眼神中透露着焦虑与不安。她搬来椅子，让吴飞坐在自己面前，然后，她用了几秒钟让自己平静下来，脸上慢慢恢复了镇定与自信，以至于吴飞不敢正视她的眼睛。

“我知道有人在欺负方志明，也知道有人正在计划，要把他关在埋暖气